

31

力

李
广
田

引 力

李广田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(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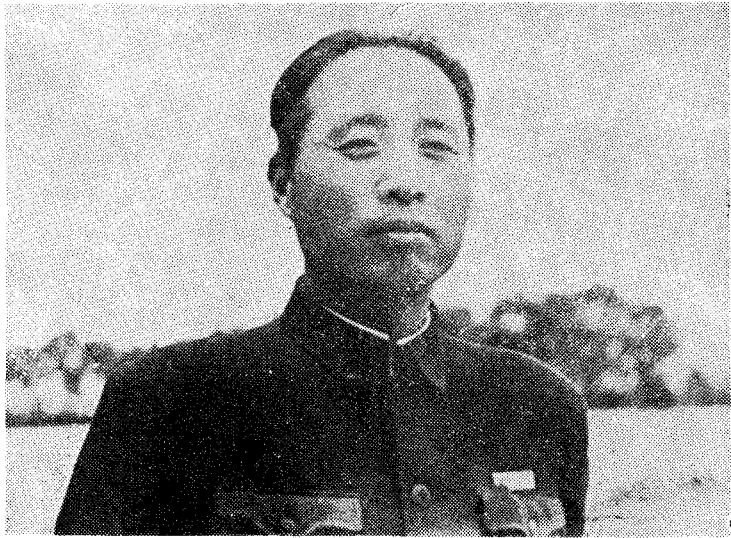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7.875 字数：167千 插页：3

198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42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57·168

定价：0.70元



李广田同志一九五七年在昆明

序

李健吾

广田的《引力》最先在《文艺复兴》杂志上发表时是我经手的。所以当广田的女儿要我为《引力》写序的时候，我只能点头答应。

《引力》在这里有双重意义。一重是孟坚（长篇小说女主人公梦华的丈夫）在他教书的中学办了一个进步的青年读物《引力》期刊，出了两期，就被成都市的特务知道了，不但勒令停刊，还要学校帮他们逮捕这些和刊物有关的民主人士。所以梦华（这个名字取的多有意思！岂非梦而不实之谓欤？）费尽心力，长途跋涉，历尽艰辛，好不容易来到大后方，得到的却是丈夫出走前留下的一张纸条：“……在你的想象中，你一定以为这边一切都是光明的，但光明之中也有黑暗，这里的黑暗也许还正多于光明。……现在我走了，我要到一个更新鲜的地方，到一个更多希望与更多进步的地方。……”原来大后方并不比沦陷区“光明”。两边都在“复古”。梦华所教的中学，和孟坚所教的中学，也是特务伺机于旁，不过字号不同而已。难怪梦华要伤心：“我原来从昏天黑地的沦陷区走到这昏天黑地的大后方来了！”所以“引力”在这里的另一重意义就非常明显，孟坚走向一个更

有吸引力的地方，什么地方，读者是可以意会得出来的。这就是《引力》的第二重意义。

《引力》完成的时候，是广田同志比较闲在的时候。同样是滇池之滨，两样结局，这却未免出于人的意外了。

谨为序。

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七日

目 录

序.....	李健吾 1
引 力	1
后 记	206
新版后记	李 岫211
 附录： 一个坚韧的跋涉者	李 岫213
《引力》在日本	陈嘉冠239.

坐车呢？还是不坐？梦华在心里踌躇了一阵。“不坐！”仿佛在同什么人赌气似地，这样狠狠地下了决定。一辆空着的人力车向着她的面前走来，车夫向她望望又走开了，她却连头也不曾抬起一下。她本来是十分疲倦的，她心里的疲倦实在比她身体上的疲倦更沉重，更有压力，她真是连叫一部车子的力量也没有了，她的嘴唇紧紧地闭着，眉峰间凝聚了不少的忧郁。“我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这是我应当干的吗？”她一边走着，一边这样思索。

这是一条相当冷静的街道。年久失修的青石道路，是非常崎岖而又污秽的。将要落下去的大太阳从街的一端斜照过来，照得这里稀稀落落的人影子更显得凌乱了。她在这道上走着，却并不注意这时的街景，她在想着她此刻正不愿意想的事情，她甚至在心里背诵出了《内则》中的一些段落，这是她今天下午刚在班上给学生们讲过的：

“在父母舅姑之所，有命之，应唯敬对，进退周旋慎齐，升降出入揖游，不敢哆噫嚏咳欠伸跛倚睥视，不敢唾洩，寒不敢袭，痒不敢搔……”

她脸上的忧郁稍稍解开了一些，她的嘴唇翕动了几下，就索性继续暗暗地背诵下去：

“男不言内，女不言外，非祭非丧，不相授器，其相授，则授以箠，其无箠，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。外内不共井，不共湢浴，不通寝席，不通乞假，男女不通衣

裳，内言不出，外言不入，男子入内，不啸不指，夜行以烛，无烛则止，女子出门，必拥蔽其面，夜行以烛，无烛则止，道路男子由右，女子由左。……”

她自己觉得非常奇怪：“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些东西？”而且，她虽然也还相信自己的记忆力很强，但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也居然能背诵得出来？她立刻给了自己一个解释：未上课前既已细心预备过，刚才又在班上反覆讲解过，而且，这些东西实在太好笑了，正因为这些东西的好笑，于是就很容易地记住了。可是当她想到这些东西的好笑时，她那几乎要晴霁起来的面孔上却又立刻罩上了一层阴暗，她还不知道在学生中间这些东西所起的是怎样的反应。她忽然记起了多少年前，在中学的时代，她的国文教员给她们班上讲《列女传》的情形，她这时候想起来还觉得又好笑又生气，可是她此刻却给人教起《内则》来了，她一面这样踌躇着，而《内则》的调子却还在她心里反复回荡，她还仿佛听到自己在班上摆出了正正经经的样子，拖开了悠长的腔调向那些女孩子们讲解时的声音，她觉得有些迷惑。她故意要试验着从《内则》的第一句背起：

“子事父母，鸡初鸣，咸盥漱栉缢……”

她沉吟了一回，又沉吟一回，但是无可如何，下边的话她无论如何也背诵不出来了。她有点焦燥，她的脚步不但不曾加缓，反而更加急促了，仿佛那应当用于记诵的力量，却用到了两只脚上。她索性一面走着一面翻开了她手中的《礼记》：“……笄总拂髦冠绥纓端纓绅搢笏……纷悦刀砺，……黼……燧……黻……燧……韠履著綦……妇事……”

“什么！什么！”她在心里这样叫了一声，干脆把书一合，只是差一点儿不曾把它掷到脚下，她再也不想睬它了。她想：无怪乎女孩子们在听讲的时候要不断地皱紧了眉头。于是她想起了许多女孩子的面孔：忧郁的，怀疑的，而最多的却是木然的，可是也并不是没有微笑的。胡倩，不错，是那个喜欢唱歌的女孩子，她的丰满的面庞上一对大眼睛在微笑着。“你在笑些什么呢？胡倩？我想我可以了解你那微笑的意思。”她心里这样说。胡倩是最喜欢挑剔教员毛病的，可是她很喜欢这个女孩子。还有张文芳刘蕙何曼丽她们。张文芳并不笑，她的脸上罩着一片匀净，那匀净之下却又藏着多少颖慧与哀愁。她想起了许多为她所注意过的面孔，她觉得她们都为她所喜爱，青年人都是叫人喜爱的，尤其是女孩子。她真愿意多多同她们接近一些，她愿意从她们身上取得一些生活的力量，愿意自己也再变回到年青去。而且，她想，她之所以肯来到这敌伪统治的学校中教书，也许是为了这些青年，也只有在这些青年身上，她才能找到一种工作的意义。可是不行，她又不敢对学生们有太多的接近，她现在已听到了谣言，似乎有人已在说她的闲话，有人在议论她，甚至说孟坚在后方如何如何。尤其可怕的是石川那个最长于侦察的老处女，还有犬养。她相信学生们对她很好，她们了解她，知道她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中，学生应当知道她并不乐意讲《内则》之类的东西，只是不得已罢了。可是，为什么自己要弄到“不得已”的地步呢？她再也想不下去，这已是她想过千遍万遍的问题了。

她只顾埋着头走着，而且越走越急，她的疲乏已渐渐消

逝，匆促的脚步使她几乎碰到了个老妈妈身上。她抬起头来才知道已经到了应当转弯的地方，她向太阳下去的方向望去，西天是一片红霞，灿烂辉煌，好象一片锦绣。道旁一块平地上生着一片柔嫩的小草，这一片刚在萌发的春草，为晚霞所照耀，那颜色既不能说是鲜明可也不能说是黯淡，是一片喜悦，也是一片忧愁，那简直是大地黄昏的一片叹息。此刻她也看见那些排列在远天的山峰了，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，在暮色中显出无限苍茫，她忽然想起孟坚的一封信，她想：他此刻大概正站在汉江边那座山城上，看落日，听江涛，看无边无际的山头象弥天漫地的世界坟墓，他也许只想到我此刻正在家里给孩子吃奶，却不知道我在这道上胡思乱想，他甚至还不知道我已经在这样一个学校里教书，他走得太远了，远得比实际上的遥远更遥远，远得不可以里计算，她想起她那案头的一本地图，她常常在灯下迷失于山水渺茫的地图中。可是此刻她确乎应当赶快回去，也许孟坚又有信来，而孩子一定也要哭着找妈妈，孩子的姥姥一定抱了他在河边上等着了。

最后她终于走到了河边，河边上空无一人，只见河水默默地流着。她走入第一进院子，听到房东毛家的屋里正有人谈话。她回到后院自己的住处，看见姥姥在抱着孩子拍着，哄着，小孩子显然是刚才已经哭过。

“快来抱！快来抱！”

她已经伸出两手预备接过孩子。孩子见母亲回来了，猛然翻起身来吵着要妈妈。可是姥姥却很快地阻止了她：

“先不要抱孩子，先到毛家去看看，刚才来了一个姓庄

的，说是昨天刚从那边回来，是孟坚的同事啊。”

“鄮阳来的？”她忽然惊叫了一声，简直象在做梦，一时之间竟感到手足失措。

“是啊，听说昨天刚到，”姥姥说，“他来看毛家，也来看你，刚才你不在，就不曾到咱们后院来，你快去看看就是了。”

李嫂把灯拧开了，把桌子用抹布抹了一番，本来是预备立刻开饭的，此刻却又只好暂缓一下。

她走到里间，放下了手里的《礼记》，取一把刷子在自己衣服上急忙地刷着，又在镜子面前稍稍拢一下头发，心里忐忑地跳着，向孩子说一声，“回头再抱你，乖。”便折回到前院去了。

她的心在剧烈地跳着，她的脚步非常轻快，她仿佛唯恐惊动了什么似地用轻飘飘的步子走着，实在，她此刻感觉到的也不知是恐惧还是兴奋，她觉得她正好象面对着无底的大海而立刻就要跌落下去。“为什么庄荷卿能回来，孟坚不能回来？”她只是想到这么一个问题。走到了毛家的窗前，她立在窗下踌躇了一回，她听到人家正在切切地谈话，而且屋里是黑暗的，连电灯也还不曾开，她不知她是否应当闯进去，可是就在倾刻之间，屋子里的低语却已被她听清了。

“真是可怜啊，他不过只病了三天就完了！”

“才三天！”这分明是毛老太太的声音。

“因此好多人都觉得在外流亡不是办法，都想着早日回来。”

“那么关于他死了的这个消息……”

毛老太太这句话还不曾说完，她在窗子外边已经站不住了，她感到晕眩，感到有一种极大的力量要从她的胸中口中以及眼中爆发出来，她不知道她是怎样回到自己屋里去的，她象阵旋风似地扑到了自己的床上，什么人也不理，伏在枕头上就哭起来，而且竟呜呜地哭出声音来。

“什么事啊？话也不说一句？”

等姥姥问来问去什么也问不出，知道那姓庄的一定是带来了什么不好的消息，也不管孩子在一直嚷着“妈妈抱，妈妈抱”，便一股脑儿把孩子交给李嫂，自己整了整衣襟跑到前院去了。李嫂接过孩子想指着灯光哄他看“亮亮”，可是孩子却还在嚷着找妈妈，他在李嫂身上打着闹着地也哭了起来。

不到几分钟工夫，姥姥就回来了，一进房内就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道：

“你看，你这算什么？人？不明不白瞎哭一阵，幸亏人家姓庄的不曾到后边来。听毛老太太说，姓庄的说一个姓钟的在那边病了三天就死了，毛老太太还向他问到孟坚，说孟坚很好，叫咱们可以放心。毛老先生不在家，人家又不知道你从学校回来，谈了一会就走了，说是过几天再来看你。”

姥姥说完了这套话，就使气地回头来抱起了孩子，并吩咐李嫂道：

“赶快开饭，看已经多么晚了！”

可是今天的晚饭梦华就终于不曾吃。她自然是不哭了，她失悔她刚才错听了姓庄的话而闹了一场虚惊，不过，她还不能完全相信姥姥的话，她仍不能不感到悲哀，她想：既然人家庄荷卿能够回来，为什么他就不能回来？既然人家能

通过防线，能漏过敌人的检查，他为什么就那么怕事？假如他也和庄荷卿一同回来了那又多么好？假如他也回来了，今晚上的晚餐该是一番什么景况。她越想越气，最后她猛然从床上翻了起来，从姥姥手里夺过了还在哭着的孩子，什么也不说，坐在床上给孩子喂奶去了。

二

昨天晚上梦华睡得很迟，她心里乱得象一团乱丝，但是又没人可以告诉。年老的母亲对她自然是很体贴的，可是有些事情却也不容易谈得来。老年人一天到晚只知道照顾孩子，疼爱孩子，等孩子睡了，或者偶尔把孩子交给梦华或女仆李嫂外，便忙着去念佛，一个人跪在佛像面前，“南无南无”地念个不休。她第一先为那流亡在外的孟坚求福，再替家里大人孩子求福，还要为地方安宁许下心愿，可是她对于一切事都无主张，她不能替梦华出一点主意，也不能帮着她解决什么问题。她偶然也向梦华发作一点脾气，那大半都是为了梦华不能周到地照顾孩子，或嫌恶梦华一天到晚发愁叹气的缘故，但是看了老年人生来的那一脸慈祥，那对于孩子的辛苦抱抚，梦华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让老年人求老年人的安心，让一切痛苦都由自己去咀嚼好了，至无可如何时，也只能抱着自己刚学说话的孩子，对着那无知的小脸数说一阵。这孩子是她生活中唯一的慰藉，可也正是为了这个孩子，她才得接受这份无告的痛苦。照平常素日的习惯，每天晚饭之后，照例是大家说一阵闲话，也许桓弟从公司里回来看看

了，便说一些市面上的消息，说一些敌人和国军作战的情形，然后把孩子交给姥姥，自己便坐在灯下，去作自己的事情，一直作到困乏时为止。可是昨天晚间却不然了，她不把孩子交给别人，却直抱在自己怀中，孩子要下来试着脚步去找姥姥，她也不放。她让孩子在许多人的像片中指出爸爸，并叫他一再地叫着，“爸爸，姥姥，妈，爸爸，姥姥，妈。”她很得意于孩子的记忆，虽然孩子还不曾见过爸爸，可是已经能认得爸爸的像片了。她用种种方法逗得孩子咯咯地笑着，看了孩子的笑脸，她自己也笑了，一直等到孩子睡下，屋子里完全寂静了，李嫂睡了，姥姥也早已念完了经去休息了，她自己才又落到无边的寂静中。她在茫然中听到有人在用力关闭大门的声音，那声音是那么紧，那么急，仿佛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要拒绝什么人闯进来似的，那声音使她心里震动。虽然这地方沦陷已经这么久了，虽然孟坚在沦陷之前便已走开了，而且走得很远很远，已经完全走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，可是她还永远保持着一个痴想：门关起来了，他到外边去了，仿佛他是去访一个朋友，或是去买一件东西，夜深时他怎么回来呢？我可是坐在这里给他候门吗？其它地方的灯都已熄灭时，自己面前的电灯却越显得耿耿地发着白光，照得满屋子白闪闪的，象在霜里雪里，看看自己的影子，听听孩子均匀的呼吸，终于还是拿过学生的文卷来开始批改，也许已是半夜了，自己还在同自己的疲倦斗争着，直到睡在对面房间里的姥姥在床上辗转了一会，并且说道：“太晚了，还不给我睡去！”这才于静静地端详了一阵孩子的睡脸之后独自睡下。

早晨，天色刚刚明亮起来，她就已经醒来，而且醒来得非常突然，仿佛是被什么惊醒了似的。因为今天是星期日，学校无课。昨天夜里入睡时她还立志道：“明天非睡到八点不起！”然而她现在已经瞪着两个大眼，想再闭也闭不上了，她在思索着一个梦境，她明白她是因为那个梦境醒来的，但梦境已很模糊，仿佛是一片白茫茫的雾，随着欲曙的天色，雾气渐渐退隐，梦中事物已不可捉摸，她沉思了很久，她听到孩子的匀静的呼吸，于是回过脸去望着孩子的脸，孩子睡得沉沉的，闭着的嘴唇显得更突出了一些，“真象！”她心里暗暗一笑，于是夜里的梦境完全现了出来，但她却不能断定那完全是梦，因为她所想起的大都是当孟坚最后离去时的情形，梦境与事实混在一起，叫她无法分辨。她记得是他回来了，但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回来的呢？是从郧阳，还是从他们以前住过的泰安？她记不清。他脸上带着仓惶的颜色，一声不响地走了进来，他突着嘴唇，那嘴唇象用金属铸成的一般，在凝定之中含着不少的力量。他仿佛在同谁生气似的，她又看见他脚上穿了已经破得不象样子的鞋子，破鞋上满是泥土。她明白了，这是他曾经来信说过的：“我们每天步行百十里，我们走在荒凉的山谷中，道路是窄狭的，满铺了碎石子，走起来真如同攀登一座刀山。我的鞋子完全磨破了，有时又须穿过荒草地，有时又须踏过泥潭，……我们的道路是艰苦的，然而我们的行程是快乐的，因为我们的前面充满了希望，你不能听到我们响彻在山间的歌声，真是遗憾，而且，每当我看到一处佳丽的风景，我就不能不想起你……”她一面想着

梦境，一面却记起了他来信中这些言语。她记得他曾问她：

“你怎么回来了呢？”

“我回来了是因为就要走开！”

“要走开为什么还回来？”

“我要你一同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敌人就要到了，我不能叫你留在这里受罪。”

“我不能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了孩子，为了这个经不起折磨的生命。”

于是他的脸色变得更严肃了，他的本来就非常黯淡的脸上更添了愁郁，他的嘴唇突出着，在忍耐着一种不易抑制的抖动。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才断然的说：

“好吧，我不能勉强你，因为我们这次流亡一定很苦，我怕你受不过，但终有一日，你必须从这里离开，你必须和我同在。”

他说完了这句话，站起来就去了，也不看大人，也不看孩子，什么人也不招呼。他走得那么冷，冷得不象一次离别，竟引不起一点别离的情绪。他还说：“我必须马上走开，因为这已是退出济南的最后一班火车了。”及至他已大踏步跨了出去，她才觉得情形不对，她想：你这一次走开岂不是没有回来的日子了吗，除非是抗战胜利？你要去干什么呢？你真是要去打游击吗？打游击又何必流亡出去？你平日开玩笑，不是曾经说过：“好的，你不愿同我走，等我作了游击队回来把你劫出去吧！”今次他却并未这么说。她还忘记问

他：泰安城炸得象什么样子？投弹的时候你躲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的东西可都炸光了？这一切，她都应当问问，然而他走了。她恍然大悟，她急步赶出来，当她赶到大门时，正是他跨出大门的时候，她正要跨出去，而他却猛然把门一关，几乎把她碰倒，她听到了他急促的脚步，而且就在立刻，她听到了火车的汽笛，她心里想：“他走了，坐了最后一班车。”于是她就在悲痛中醒来，遥远的火车声还在她的耳际留着余音。梦中的汽笛是响向南天的，而醒来后所听到的却明白那是开往北平的，“游击队破坏铁路的消息一再传来，然而敌人统治下的火车还是照常开行。”她心里这样念了一句，心里感到无限的烦乱。她想，万一那梦境是真的就好了，她也可以同他一块坐了最后一班车到他所去的地方，无论什么地方都好，只要不在这里受些无谓的气就行。然而梦境又如何能变成事实呢？他半年来一再地来信叫她走开，叫她去找到他，但她如何能走得开呢？一个女人，拖一个不懂事的孩子，冒着种种危险，万一被敌人检查出来怎么办呢？她有种种理由不能走，她就一再地回信说叫他回来，哪怕回来看看再接她出去也可以。如今，人家庄荷卿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应当去找庄荷卿打听一下！这个念头使她兴奋，她再也睡不着，她看看孩子还在睡着，就独自从床上起来，匆匆地漱洗过，恰好那个每天早晨卖油条的老头也来了，梆子也不敲就照例送了烧饼油条来。

“这几天风声很紧啊，说是……”

老头儿总爱传送一点这类消息，可是今天她没有打听这些的兴致，哪一天风声不紧呢？大家都生活在暴风雨里边，